



双岛湾跨海大桥

【行走齐鲁】

# 威海双岛湾的变迁

□陶遵臣

威海三面环海,因海得名、依海而建,海岸线达985.9公里,为全国地级市最长的海岸线,拥有独具特色的海湾、沙滩、岛屿、礁石、滨海湿地等,更有举世无双的魅力双岛湾。

威海双岛湾也叫双岛港,位于威海市环翠区张村、羊亭、初村三镇之间。双岛湾三面山岭环绕,西是响岭山,南有凤凰山,东为烟墩山。山丘间有羊亭河、初村河等河流入海。双岛湾得名,源于其出口处有大小两个小岛。

《威海市地名志》载,大岛东距大陆最近点帽角0.5公里,因此处有大、小二岛并立,此岛为大,即以名为。岛形近圆,东西长0.2公里,最宽处0.2公里,面积0.03平方公里,海拔14.9米。岛岸线长0.6公里,侵蚀海岸特征明显,北岸陡峭,岸外有礁脉延伸。

小岛呈西北至东南走向,近似椭圆形,长0.15公里,最宽处0.11公里,面积0.016平方公里,海拔12.1米。岛上地势较为平缓,杂草丛生,无水源。由于种种原因,如今的小岛已经与陆地相连,仅余大岛傲立在湾口中央。

关于双岛的由来,流传着不少传说,《山东省历史文化村镇·威海》一书便记载了如下一则:传说威海的大小港口,都是东海龙王敖广派水族精英把守,把守双岛海口的是一只海蟹精。一次海啸,窜出一条乌贼精,要夺占海口称王。螃蟹精严阵以待,寸步不让,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。乌贼精见正面交锋很难战胜螃蟹精,便口吐黑雾,搅浑海水,窜到螃蟹精背上,用八条长腿将螃蟹精勒死。螃蟹精死后,尸沉大海,两只蟹钳露在水面,形成两个小海岛,人们称之为“双岛”。乌贼精占了海口之后,兴风作浪,无恶不作。龙王震怒,派遣对虾将军率领三千水族,前去捉拿问罪。经过几十回合厮杀,乌贼精乱了阵脚,便故伎重演,口吐黑雾,搅浑海水,淹没了周围九庄十八疃。对虾将军见它如此疯狂,便用锋利的长枪直刺乌贼精心脏,又伸出两条长须将乌贼精卷起,甩在口外西南。乌贼精尸沉大海,露出水面的部分,变成了沙渚。从此,龙王便命对虾将军把守海口,双岛海口又风平浪静了。

打开威海地图,人们还会发现双岛湾南部一个叫做“黄泥岛”的地方。不过,说是岛,这里目前已经与陆地相连,被挖成大大小小的池子。《威海市地名志》记载,黄泥岛原名鹿岛,其南侧的鹿道口村村名即与此有关。

很长一段时期,谈及双岛湾,很多人的印象是作为水产养殖基地而存在。湾内堤坝纵横,存在大量的养虾池、养参池。如今,正在崛起的双岛湾科技城,成为双岛湾新的瞩目点。

不过,很少有人知道,就在三四十年前,口小腹大,状如“花瓶”的双岛湾主要作为港口而存在,“腹”内是大片海水;而在2800年前,如今的双岛湾区域则是一片茂密森林;时间再向前推至8000年前,这里则是丘陵谷底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双岛湾区域大部分被围成了盐田、养虾池、养参池,不少区域则被填海连陆,这并不是双岛湾第一次变迁。1976年双岛湾内修整盐池,曾挖出大片直立状态的树干和树枝,仿佛“海底森林”一般。后来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员对古树做了年代测定,结论是古树距今2800年,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。

据介绍,不少专家都推测,双岛湾本是

一大片丘陵谷地,大约在8000年前海平面上升,海水淹没了这片陆地,海水顺羊亭河一直上溯到港头村以东。于是古人就开始选择在附近临海的高地上住下来。

物换星移,新形成的双岛湾又不断被河流携带的泥沙淤填,到距今3000年左右,双岛湾又变成了滨海浅滩,海水进不来了,在浅滩上又生长起树木来。到距今2000年左右的西汉时期,海水又一次淹没了双岛湾。地质学家把这次海水入侵谓之“公元元年海侵”,这次海侵使山东沿海不少农田村庄没入大海。

汉代编著的水利通史《汉书·沟洫志》对这次海侵已有文字记载:“往者天尝连雨,东北风,海水溢,西南出,九河之地已为海水所渐矣。”双岛湾海底森林的形成正与这次海侵有关。

古人云“沧海桑田”,双岛湾的变迁可能是最好的体现吧!当你身处双岛湾,了解到数千年来它所经历的变幻,是件令人激动的事。

双岛湾拥有的不只是神奇的自然景观。近年来,随着社会的发展,威海人民还用他们的智慧,继续为双岛湾增添新的传奇和美丽色彩。

在双岛湾入海口水道东侧偏北,有一个伸向海中的海角,与双岛相对,当地人称为“鹿台”,航海资料称为帽角。就是在这里,设有一处渔用助航标志——帽角灯桩。

威海市海岸线蜿蜒近千公里,附近海区又是黄、渤海交汇处,自古就是海上交通要道。商船、渔船来来往往,指引航向的灯塔、灯桩等自然必不可少。相较于位于中心城区的一些灯塔、灯桩,帽角灯桩并不广为人知。其实,帽角灯桩至少为附近过往船只助航20多年。这座主要以石块垒成的灯桩,朴实无华,远远望去,就像一个孤独的战斗,伫立在大海边。

从高处俯看双岛湾,会发现一座玉带般的大桥从双岛湾口穿过,这就是雄伟、美丽的双岛海湾大桥了。双岛海湾大桥不仅是烟威高速上最大的桥梁,也是山东省首座跨海大桥,桥长557米、宽23米。在双岛海湾大桥南不远处,则是另一座更加雄伟的建筑,它就是青荣城铁双岛湾特大桥。双岛湾特大桥全长6726.79米,宛如巨龙一般,是青荣城铁沿线最长的跨海特大桥,是青荣城铁建设的重要节点和控制性工程。

近年来,双岛湾科技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“一城三园”建设进程中,两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一个国家区域创新中心,快速在这里集聚发展。眺望项目四周,高大上的园区被湿润的自然环境环抱着。

防潮堤是坚硬的“铠甲”,在双岛湾则多了一份“温婉”。科技城核心区防潮堤总长15公里,是双岛湾最引以为傲的生态景观之一。据介绍,双岛湾共规划33公里海岸带整治修复工程,目前已开工工程主要位于东岸、中心岛及西岸部分,全长约12.73公里。此外,根据水动力规划设计,开展湾区扩容工程,拆除位于规划湾区内的原有养殖池堤坝,并进行中心湾区清淤工程。目前已进行双岛湾东西两岸及中心岛原有养殖坝清理工作,基本达到了湾蓝水清、水质良好的生态目标。

如今在双岛湾科技城,海湾面积11000亩,河流面积2300亩,蓝色水域占比超过20%。数据显示,目前双岛湾科技城的蓝绿占比为70%,森林覆盖率为42%。得天独厚而又尽心呵护的美好生态环境,目前已成为双岛湾科技城区别于其他科技园区的最大亮点之一。

【忆海拾珠】

## 我的祖父庞惜璞

□庞阿然

前段时间,阅读了齐鲁壹点曹青春的《宁津曹塘村走出的近代国画大师——庞惜璞》一文,文中写道:“庞惜璞,署名阿新。山东宁津人,原清末翰林庞际云之嫡孙。家学渊源,尤善丹青。冀鲁边区沧南联立师范学校语文、美术老师,后转泊师任教。1947年冀鲁边区政府,在原高津县曹塘村组建沧南联立师范学校。庞惜璞应邀,由津来校任教。学校落成在民初李浚之仿建的江南园林式大宅院“榆园”。据老人们回忆,庞惜璞绘画技艺精湛……”

这篇文章再次激荡了我的心绪,庞惜璞就是我的祖父,此文所叙情状与我所知相符。

庞际云在清末历史转折的风雨征程中,留下诸多痕迹,世人知之不多;我们这些后人也是知之不多!

上世纪80年代,阅读《傅雷家书》后,引起了我和弟弟们对历代家书的兴趣,后来读《曾氏家书》时,书中曾国藩对河间府庞省三的赞誉引起了我们的注意,父亲才告诉我们:“省三就是咱家庞翰林”,进一步阅读,才知道了省三就是庞际云。

长辈们也说起过庞翰林对孝道的践行和对“修、齐”的强调,他不负家志,努力耕读入仕,建功业于江淮湘鄂,未曾忽略对启蒙后辈的重视,这些往往跳跃在长辈述说的往事里。在我看来,能够传承庞际云兄弟们的文化追求和气脉的后人,便是我的祖父庞惜璞。

近两年回览祖父留给友人的艺痕,还是能品味到庞际云、庞际威兄弟二人笔墨中的余韵。庞际威是兄长(史料有所记,庞际威字浚卿,咸丰元年举人,官户部员外郎,书法冠时求者日不暇给),科举得中早于庞际云,户部员外身份使之居京日久,履差之余,精修书画,结识名家,曾为宫廷画师沈振麟一家赏识,后与沈之爱女成亲;沈家之女得家父真传博学多才,至此南北文人画韵的才情与宫廷绘画元素,汇成庞氏家族才艺雅趣追求的源流。多年的识读使我感到:老人家笔情墨韵中的渊雅古韵,是源于此端的。

庞氏后人延至我祖父这一辈,都不愿跟儿孙们细说往事了,是耻于庞朋的后代耕读入仕的奋斗历程早已不合时宜,还是庞际云与曾国藩亦师亦友的过往惹出一些麻烦?我没有追问过。曾有裹过脚还能懂报纸的祖母经常对孙辈们小生讲:咱是“翰林苑”的孩子,习字、读书、做人做事马虎不得!

庞际云的后人中循着他在家书中所荐的路向,关注新学并进入新式学堂,流向城市社会为数不多,祖父庞惜璞是其中之一。

祖父的友人们曾多次提醒我:庞朋(庞际云的父亲)——庞际云——庞惜璞相继追求的是一致的,读书致用、教书育人、举荐贤能,是他们向善、守正人格旋律中的重音,作为私塾先生的庞朋执教三里五乡,三子庞际云读书的功夫最为老先生赏识。“三翰林二京官”便是乡间对庞朋施教的美誉。庞惜璞的才学也居同辈之冠,为父辈掌上明珠,然而后来科考停、国势转、家道衰,歧路漫漫,庞惜璞执教育人,步入了祖辈们看中的始点。

庞际云曾不负曾氏之托,精心构筑曾纪泽兄弟们的修身成长,相关的史料和曾氏文集都有记载。近年来,曾在沧南联师求学的学子们,对庞惜璞躬耕新中国教育的回忆和赞誉也不断地见诸于媒体,我和弟弟们常常能够阅读到,比如:2013年人民美术网介绍军界作家、画家、诗人三才兼备的王中才时写道:“王中才自幼爱好美术。上初师时,幸遇清末翰林庞际云之孙庞惜璞老师,其擅丹青,得其悉心教诲,多有所得。”2011年北京大兴区委为《新明印痕》一书作序,写道:“王新明先生曾就读沧南联立师范学校。来京从教多年,桃李遍京南——新明先生,自幼聪敏好学,学业有成,酷爱篆刻。早年曾遇上一位多才多艺的庞惜璞老师,在他的关爱下,开启了篆刻的征程……”

如何在师范教育中培养好美术师资,是祖父全力求索的,每逢说到沧南联师的时光,祖父的脸上便呈现出喜悦,他经常回忆那时与陈半丁先生、孙其峰先生、黑伯龙先生围绕美术教育所进行的交流和形成的友谊。

我曾想请王新明先生帮助联系他的同学,采访并了解他们对祖父的记忆,终未成行!好在祖父诲人不倦的形象扎根在我心灵的深处,好在民间的记忆存活着,好在记者们新近集成的文字把这些记录下来。

先辈们在读书修身、经世立身的征程中,兼济天下,独善其身,执书育人,各得其所。感悟其间的情怀,心畅如初!



庞惜璞画作

投稿邮箱:  
qlwbrwql@163.com